

第一章 冒牌王妃

蕭國地處南方，冬天最冷的時候不過下一些細細的雪粒子而已，這對於楚音若來說，尚可忍受，只需披一件毛氈，燒一盆銀炭便可過冬。而且，窗外還有一樹繁茂至極的殷豔梅花，散發出幽幽暗香的香氣，這在她的時代，前所未見。

楚音若知道這是一個平行時空中的朝代國家，經過這段時日，她直覺這裏相當於明朝年間，因為有許多近代才出現的器物，這裏已經常見。她慶幸來到的是這裏，也不至於太不適應。

遠處傳來一陣稀稀落落的炮竹之聲，今日是臘八，再過大半個月，便是春節了。楚音若對蕭國的新年感到好奇，也不知是否像她的時代那般，但無論如何，肯定是喜慶熱鬧的，只可惜，她身居這尼姑庵之中，絲毫感受不到節日的氣氛。

叩叩叩——

有人輕敲門扉。一般這個時候只會有一個人來探望她，庵中的住持，靜宜師太。楚音若微笑著迎上前去，在這陌生之境裏，靜宜師太是她第一個認識的人，也是她唯一信任的人。

「今日是臘八節，貧尼給姑娘送來臘八粥。」靜宜師太道。

「多謝，」接過粥碗，楚音若揭開碗蓋，只見騰騰的熱氣迎面撲來，「這臘八粥，我還只在書裏看過，從沒吃過。」

畢竟，她的時代已經不太時興過臘八節了。

「再過不了多久，便是正月了。」靜宜師太忽然道，「貧尼估計著，王府就要接姑娘回去過年了。」

「接……接我？」楚音若不由一怔。

「陵信王爺再怎麼生氣，也不會由著姑娘在這裏過年的，」靜宜師太道，「總得看著楚太師的面子。」

楚音若一顆心頓時焦躁起來。她還沒有偽裝好，很多東西她都沒有學會，她害怕會露餡。

「貧尼告訴姑娘的，姑娘可都記住了？」靜宜師太倒是鎮定地問。

「我叫楚音若……」她咬了咬唇，「當朝楚太師之女，由當今聖上賜婚，嫁予陵信王端泊容。」

「不錯。」靜宜師太點頭。

「然而，陵信王府中已有一名寵姬，名喚薄色。我與端泊容成親之後，他偏寵愛妾，冷落於我。」楚音若一邊回憶一邊慢慢說，「某日，我與薄色發生爭執，不慎將她推倒，導致她小產。端泊容盛怒，將我罰入水沁庵思過。」

這裏，便是水沁庵。算起來，真正的楚音若遷入此地大概是半年前的事吧，而她，亦在此住了將近半年之久了。

「關於陵信王府的種種，但凡能打聽到的，貧尼已經寫在這上邊了，」靜宜師太遞過一本冊子道，「希望姑娘能細閱強記，以免回府之後有所疏漏。」

「多謝師太。」楚音若猶豫片刻，終於忍不住道：「師太……為何妳從來沒有問過，我是誰，從哪裏來……」

彗星來的那一夜，她迷了路，當她看到一點燈火，一步一步靠近，等到看清一景一物，卻已置身在這水沁庵中。

她用了好久的時間才弄明白，眼前發生的一切不是在作夢，也非神經錯亂產生的幻覺，而是她誤入了平行時空。

曾經，她看過一部電影，彗星來的那一夜，女主角誤入了平行時空，看到了另一個自己。然而，她卻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無奈之下，只好把另一個自己給殺死，取而代之。

電影中的一切，居然真的發生在了她的身上，所幸，她不必殺死平行空間的自己，也能頂替對方活下來。因為，那天晚上，被陵信王爺拋棄在這庵中的王妃楚音若已經自縊身亡。

「那天晚上，貧尼第一眼見到姑娘，也是驚魂不定，」靜宜師太歎道，「姑娘與陵信王妃長得如此相似，簡直就像同一個人，可姑娘的衣著打扮，卻異於常人。貧尼一直在猜想，姑娘到底是鬼，是妖？但不論是什麼都無關緊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有人能代替陵信王妃活下來。」

當朝太師之女若就此死於非命，不論她受不受陵信王爺的寵愛，這座小小的水沁庵必會遭受責難。

「貧尼會替姑娘在佛前祈禱，」靜宜師太道，「求佛祖保佑，姑娘去了陵信王府之後，能一切平安順意。」

「只是……這般誑騙陵信王府，佛祖真能保佑嗎？」楚音若道。

「佛祖慈悲，只要心無惡念，只種善因，姑娘必得善果。」靜宜師太答。

她知道師太是在安撫她，而即使心懷憂慮，她也不能在此時說不幹了。

仔細想來，她冒充陵信王妃或許是天意，恰好她行不改名坐不改姓，就是楚音若。說起來，她也奇怪為什麼父母給她取了個這樣的名字，很古典，還很拗口，常常被叫成「音落」，「音諾」，她也問過父母，給出的答案是靈機一動就隨口取了。她從小像個男孩子一樣活蹦亂跳，跟古典美女的氣質沒半毛錢關係，難為頂著這樣一個讓人誤會的名字。

只是相比之下，這個平行空間的楚音若如此紅顏薄命，婚姻不順遂，現代的楚音若，倒是幸福得多了。

她從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句話，「你付出的每一顆糖，都會去該去的地方，不要因為暫時的不幸而苦惱，或許平行空間的你正得到幸福」。

所以，現代的她得到了太多的糖，平行空間的楚音若，才會如此苦楚嗎？

所以，上天才安排她來到這裏，要她做出補償？

她平心靜氣，不敢再多想，只希望走一步算一步，最終，能找到被困在這個所在的出路。

一直到大年三十的傍晚，陵信王府才派來了一頂小轎、兩個僕從，將楚音若接回府去。

轎子一路微顛著，楚音若打起簾子，偷偷觀看外面的世界。蕭國的街道比她想像中的更為明淨寬敞，樓宇亦高聳雄偉壯闊。或許因為是大年夜的緣故，四周的商鋪已經打了烺，民居中燃起嫋嫋炊煙，幾個頑童在街角率先放起了炮竹，空中飄散著酒肉的熱香。看來，這裏應是一處太平盛世。

聽聞，陵信王是皇帝的第二個兒子，頗受皇帝器重，而皇長子已經故去多年，所以，陵信王端泊容極有可能被立為太子。

所以，她將來有可能當上皇后？

楚音若被自己的貪念嚇了一跳，不由搖搖頭。在現代，皇后相當於總統夫人吧？從前無論如何，她也不敢作這樣的美夢，現在雖有機會，但身為王妃的楚音若並不受寵，將來皇后的鳳印被哪個寵姬奪了去，還未可知呢。

就拿今天來接她的這頂轎子來說，雖也算一頂不錯的暖轎，但完全顯不出王妃的威儀，而且只派了兩個僕從跟隨，遠不像書裏描寫的，什麼浩浩蕩蕩，引人矚目。看來，楚音若是真的不受寵。

正思忖著，轎子已經穿過了一條長街，遠遠的，有兩尊石獅子的所在，便是陵信王府了。

因為不受寵，也不見有多大的陣仗來迎接她，不過七八個奴婢站作一排，微微躬著身子。

為首的一個婢女，見到轎子倒甚是激動，忙不迭地迎上前來，步子微顛，笑中竟含著淚。

「小姐……王妃……」對方舌頭打結，連稱呼都有些分不清了，「紅珊給王妃請安，紅珊從昨晚就一直盼著王妃回府，王妃妳可算是回來了……」

紅珊？這便是她的陪嫁丫鬟紅珊吧？

聽說，楚音若有四個陪嫁丫鬟，紅珊，藍繡，雙寧和采菊。但看樣子，熱切盼著她回來的，唯有紅珊一人。其他三人也不知是呆站在那群嫗婢之中，還是根本沒在場？

紅珊小心翼翼將楚音若扶下轎來，她的一雙小手凍得冰冷，看來的確是為了迎接主子在府外候了多時。

楚音若微微一笑，環顧四周，並不說話。

「王妃……」紅珊語中頗有些哽咽，「有好多事情還沒來得及稟報王妃……藍繡嫁人了，采菊返鄉了，雙寧一直病著，所以只有奴婢一人在此。」

果然，她料得沒錯，她就說嘛，四個陪嫁丫鬟也不至於只一個這般殷勤。

「有什麼話進去再說吧，這裏怪冷的。」楚音若說道。

待會兒，她要細細問問紅珊，畢竟靜宜師太給她的小冊子不足以讓她瞭解這府中的一切。

紅珊點頭稱是，攙扶著她邁入府中，跨過三進院子，穿過長長的遊廊，往一座院落而去。

出乎楚音若的意料，陵信王府並不似她想像中的奢華，雖說還算雅致，但有好幾處紅牆碧瓦似乎年久失修，褪去了顏色，花草也以尋常品種為主，少見奇芳異卉。

要麼，就是端泊容並不像傳說中那般在朝中混得風生水起，要麼就是他這個人心機極深，假裝清廉。

楚音若緩了一緩，又覺得自己心眼有點壞，怎麼就不見得是端泊容本人勤儉無爭呢？但寵溺小妾、苛待原配這種事，應該不是什麼好人所為。

正思忖著，忽然見一個衣飾華美的麗人自迴廊另一端緩緩地走來，身後跟隨一群僕從，有如神仙下凡、妃子出遊一般，聲勢浩蕩。

紅珊霎時怔住了，楚音若也不由停下腳步，她正迷惑，不知來者何人，對方卻主動上前，盈盈而笑。

「姊姊終於回府了，」對方聲音流轉動聽，宛若鶯啼，「妹妹日間還跟王爺念叨，請他早點去接姊姊呢。」

妹妹？楚音若頓時恍悟——眼前的這位麗人便是薄色？呵呵，真是傾國傾城之色，取名「薄色」，實在是謙虛了。

「妹妹好久不見，」楚音若淡淡道，「有勞牽掛。」

「王爺進宮去了，」薄色道，「今晚是大年夜，宮裏設宴，王爺大概過了子時才能回來。沒能去接姊姊，姊姊不會怪王爺吧？」

這話倒似正妃寬慰妾室的口吻，真正的楚音若聽了，會氣得肺都炸了吧？但此刻的她卻全無反應。

「怎麼會呢？」她答，「大年夜宮裏設宴是慣例，我也不是不知道。」

「王爺本來打算帶我入宮的，」薄色再度笑道：「只是我近幾日身子倦得很，王爺疼惜，吩咐我早些歇息，可惜我見不著宮裏的場面了。」

一旁的紅珊見了薄色本就氣憤，此刻聽了這話更是按捺不住，冷冷諷刺道：「依宮裏的慣例，只有王妃才可入宮，豈是小小妾室可以取而代之的？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薄色橫了紅珊一眼，「主子在這裏說話，豈有妳一個奴婢插嘴的分？」

紅珊欲再說些什麼，但礙著楚音若，不敢再多語。

「姊姊，妳不在的這半年，妳身邊的這些陪嫁丫頭可著實不守規矩，」薄色道，「今日妳回來了，難道不該管教管教？」

「我這丫頭是心直口快了些，可她說的也沒錯，」楚音若無畏地道，「妾室是不可入宮的。」

「那麼主子說話的時候，奴婢可以隨便插嘴？」薄色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猛地揚起手來，一個巴掌「啪」的一聲，重重打在了紅珊臉上。

紅珊的身子頓時僵了，楚音若也不由嚇了一跳，沒料到薄色纖弱的外表下居然這般強悍。

「姊姊既然護短，妹妹就代姊姊執事，」薄色道：「以免這府裏越發沒了法度。」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呢？是護著紅珊，跟薄色硬槓到底嗎？但若不護著紅珊，又怕了傷了屬下的忠心。不論如何，她得表態。

「妹妹，」楚音若鎮定道：「若真按規矩來辦，妹妹自己也該罰。」

「我？」薄色一臉不可思議的神色，「我怎麼該罰？」

「妹妹的頭上，用了鳳飾，」楚音若道，「按例，須當朝一品以上命婦方可用得。」她在水沁庵的這些日子，所修所學也並非全無用場，雖然對蕭國的風俗民情還是知之甚少，但也說得出一個大概了。

薄色一愣，霎時無言以對。

「天不早了，妹妹既然身體不適，就早些回去歇息。」知道薄色畢竟得寵，硬碰硬不太好，她也見好就收，見薄色失了面子就道：「我也要歇著了。」

薄色盯著她，彷彿細細打量了好半晌，方道：「姊姊在水沁庵修行的這半年，倒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。」

「變了？」楚音若心尖隱約一顫，鎮定問道：「哪裏變了？」

「姊姊從前性子急躁得很，」薄色道，「斷沒有這般輕輕鬆鬆與我說話的時候。」是嗎？看來從前的楚音若脾氣不太好，或許是因為太在乎端泊容，所以與情敵過招的時候沉不住氣。

否則，她怎麼會自殺？

「日後我一定會跟妹妹好好說話。」楚音若答道。

她懶得再與薄色糾纏，轉身便往前走去，紅珊緊步跟上，扔下薄色心有不甘地望著她的背影。

「王妃今天真給奴婢長臉，」紅珊在楚音若耳畔悄聲笑道，「不給那賤人一點顏色瞧瞧，還以為咱們好欺負！」

「從前……」楚音若斟酌地道：「我也是太過與她計較了。」

「是啊，是啊，王妃從前跟她多說幾句話，就會氣得直掉眼淚。方才奴婢好生擔憂，生怕王妃又會傷懷。」

另一個楚音若還真是沒用呢，動不動就被氣哭？不過現在好了，她來了，從小她的性格就像男生，一向只有別人栽在她手裏的道理，她哪裏會吃半點虧！

前面東邊一處院落，想必便是她的住所了，因為看上去比府中別處華美一些。畢竟她是當朝太師之女，就算端泊容再不寵愛她，面子上也要過得去。

「奴婢已經將裏裏外外徹底打掃過了，」紅珊引著她進了廂房，興高采烈地解釋，「還用艾葉水將地板啊桌椅全部擦了一遍，去去晦氣。」

楚音若看著自己從前的寢房，倒還真是一派名媛風，想來，她從前的日子也是過得不錯的，除了愛情不太如意。

「紅珊，妳方才說雙寧病著？」楚音若落了坐，喝了一口熱茶，問：「藍繡和采菊，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王妃去了水沁庵沒多久，薄色那個賤人就處處刁難我們，」紅珊氣憤地道，「采菊最沒義氣，悄悄跑了，據說是回鄉了。藍繡從前就有個相好，求了王爺讓她出閣，王爺便准了。雙寧打小身體就不好，心中牽掛王妃，又受不了薄色的氣，便一直病著。好在王爺說了，不必雙寧當什麼差事，養著便好。」

「難為妳了，一直獨撐著。」楚音若望著紅珊，微微一笑。

「奴婢若倒下，王妃回來，這屋裏就再沒人可用了，奴婢也只能強撐著。」

「其實該接妳一同去庵裏的，」楚音若心下有些疑問，「我在庵裏，連個使喚的

人也沒有。」

「是啊，王妃當初就不該拋下我們，」紅珊忽然吸了吸鼻子，委屈落淚，「奴婢也早想去庵裏伺候，可管事說，王妃不讓。」

她不讓？另一個楚音若到底是怎麼想的？寧可在尼姑庵裏獨伴孤燈，也不要一個幫手？

楚音若想了想，忽然明白了。是了，另一個楚音若當時灰心絕望，一心求死，所以，丫鬟什麼的也沒必要了。

「王妃要等王爺回府嗎？」紅珊問道，「不如奴婢替妳更衣梳洗，好好打扮一番吧。」

「不必了，他子時才回來，那時我也倦了。」楚音若拒絕，「明兒再見吧，也不急於這一時。」

端泊容對他的王妃肯定沒有什麼真感情，否則不會這麼遲才接她回來……不過，她是無所謂。對她而言，他只是一個陌生人。

「紅珊，」楚音若這才憶起，「王爺的畫像，給我取一幅來，我想瞧瞧。」

她連他的面都還沒見過，明兒真碰上了，豈不是對面不相識，要露餡？

「王妃心裏還是念著王爺的……」紅珊感慨，「奴婢就知道。」

說著，紅珊打開最靠近床榻的一方立櫃，卻見裏面滿滿全是畫卷。

「王妃想看哪一幅呢？」紅珊道，「是臨去水沁庵之前，最後畫的那幅嗎？」

什麼？這櫃中的畫卷，全是原本的楚音若所畫？全是端泊容的畫像嗎？

楚音若不由震驚，起身上前，打開一幅卷軸，借著燈光一覽。她雖非行家，但從前在工作的拍賣行裏，也曾見過不少古畫，這等染彩的工筆肖像，想來是最費心力的。可她不得不說，從前的楚音若畫藝真好，雖不及西洋油畫那般傳神，但人物的形容神采，已躍然紙上。

看了這畫，明日遇上端泊容，斷不會認錯。

從前的楚音若，是真的很愛端泊容吧？她還以為，古代夫妻不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將雙方捆綁在一起，所以不得不愛。現在看來，她的見識還是淺薄了。

她心裏忽然有些微妙的感覺，本來她只想借著陵信王府尋一條回家的路，但現在，彷彿有什麼責任落在她的肩上，她不能讓那個癡情的女子白白死去，至少，要替故去的她好好出一口氣。

畢竟是平行空間的自己，她不忍自己受到這樣的委屈。至少，她要讓端泊容明白，是他負了她，要讓他明白，曾經她的癡情與苦楚。

就算他不動容，也不能完全不知曉。

這一夜睡得並不寧靜，楚音若在迷迷糊糊之間，作了許多迷離的夢，大概天剛亮的時候，她便醒了。

院中種有梅花，如同在水沁庵裏一般，每天清晨聞著梅花的香氣醒來，應該最是愜意的，然而，此刻，她卻嗅到了一股線香的氣味。

楚音若最討厭線香的味道，在水沁庵住了這半年，天天聞著，覺得肺裏都滿是煙了，不料來到這陵信王府，還得受同樣的罪。

可是，這味道是從哪裏來的？

她屋裏肯定不曾燃香，外面的氣味怎麼會鑽進這深宅大院？

楚音若心下有一絲好奇，當下披起雪氅，推門望去。

守夜的婆子已經睡去，丫鬟們還尚未醒來，院中落了一地雪粒子，晨光矇矓微亮，然而，卻有一個男子立在院中，手持線香，對著梅樹頷首而拜。

楚音若嚇了一跳，只覺得這畫面十分怪異，也不知這是人是鬼，是魅是妖。這男子一襲天青色的斗篷，身形高挺，黑髮束頂，戴著玉冠，晨光照在他四周，如流螢沾襟，他的身子抹了光華一般，有種說不出的美麗。

楚音若輕移腳步，緩緩向他靠近，透過梅樹，隱隱看見了他的側顏。她的心尖忽然微顫了一下，她看清了他的淡眉星眸，挺鼻薄唇。

原來，在古代也存在如此俊逸的美男子，她還以為這是電影裏明星才有的風采，並且是經過化妝、攝影、燈光一系列配合後，呈現的美化效果。

楚音若愣了半天，這才反應過來——他，就是陵信王端泊容。

沒錯，昨夜她才看過他的畫像，可是，她憑良心說，就算從前的楚音若再愛他，再用心畫他，也沒畫出他十分之一的風華。

她這才明白，為何從前的楚音若會如此愛他，愛到寧可去死。連一向不太花癡的她，這一刻，也是呆呆傻傻的。

這一刻，端泊容亦發現了她，他轉過身來，倒沒責備她的偷窺，只淡淡地道：「王妃起身了？昨夜可睡得好？」

楚音若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些什麼。古代的夫妻，就是如此對話的嗎？冷靜而疏遠，像是兩個陌生人。

「王爺早，」她微微屈膝，「妾身打擾王爺了。」

「妳也來敬一炷香吧。」端泊容卻忽然對她道。

「我？」楚音若瞪大雙眼。

是要她也對著梅樹叩拜嗎？這是蕭國新年的習俗，還是另有什麼講究？當下她也不敢多問，只得乖乖地另點燃三炷香，躬身施禮。

「說起來，紅珊這丫頭算是能幹，」端泊容又道，「妳不在的這半年，她替妳盡心照顧這梅樹，今年的花開得比去年還好。」

所以，這梅樹是什麼吉祥物嗎？要陵信王妃親自看護？

「紅珊那丫頭若聽了王爺如此稱讚她，定會歡喜得緊。」楚音若答道。

「這半年來，妳在庵裏可還好嗎？」終於，端泊容想起問候她了。

不容易啊，寡情夫君薄倖郎，嫁給他的楚音若已經死了，他知道嗎？

「多謝王爺掛念，還好……」楚音若答道。

她話還沒落音，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薄色匆匆出現。

「王爺——」薄色高聲嚷道，「妾身來遲，還望王爺恕罪！」

這是什麼情況？這兩口子大年初一約好到她這裏來見面？楚音若實在弄不懂這

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。

「王爺昨夜回府後也不通知妾身一聲，」薄色語帶嬌嗔，「妾身還燉了補身的藥膳，等著王爺呢。」

「傻瓜，宮裏都吃了那麼多御膳，哪裏還用得着妳的藥膳？」端泊容對著薄色微微一笑，「妳身子不好，又怕冷，該早點睡才是。」

嘖嘖，這是在秀恩愛嗎？旁若無人的模樣，彷彿早忘了還有她這個正牌王妃。楚音若忍不住腹誹。

「想不到，今年這梅花開得還不錯，」薄色抬頭看著那一樹紅梅，「王爺，妾身覺得，王妃大概也無暇照顧它，不如將它挪到妾身的院中，讓妾身親手來護理，如何？」

是啊，既然她這麼得寵，這寶貝樹也該歸她才對。楚音若心中連連附和。

不料，端泊容卻答道：「樹已根深，移之不宜，且種在這兒也沒什麼不好，過來上香吧。」

原來，他也有拒絕寵姬要求的時候。楚音若挑了下眉，有些意外。

「此樹是母妃當年親手所栽，」薄色道，「妾身知道此樹對於王爺的意義非凡。妾身也是想盡一份孝道。」

哦，原來這梅樹不是什麼吉祥物，而是關於母親的念想？楚音若頓時恍然大悟。所以，大年初一叩拜梅樹，是聊表孝道的意思？

聽聞，端泊容的母妃是宮中最為得寵的正一品雅貴妃，看來這位雅貴妃竟是個風雅之人，否則怎會去親自栽種什麼梅樹？

正思忖著，薄色已經上完香，纏著端泊容繼續說話，「王爺今日是要進宮去給貴妃娘娘請安吧？妾身可真想隨王爺一同前去，妾身還沒見過貴妃娘娘呢。」

「若有機緣，日後自然會見著的。」端泊容答道。

「對啊，等王爺被策立為太子，妾身便為良娣，便是有階有品的命婦，可隨王爺一同入宮了。」薄色笑道。

「策立太子的話，可不能隨便說。」端泊容道，「父皇正值壯年，身邊也不止我一個皇子，也不一定能輪上我。」

「妾身失言。」薄色連忙認錯。

「妳一向心直口快，」端泊容的語氣依舊寵溺，「這一點最是可愛。」

「王爺謬讚了——」薄色笑逐顏開，聲音嗲得能滴出水來。

楚音若在一旁，覺得自己就像一顆巨大的電燈泡，甚為尷尬。她忽然有些明白了，薄色定是故意的吧，以此來彰顯自己在端泊容心中的地位，而端泊容待她，也確是親暱，與其言笑間，也更像是情侶的日常。

「王妃還不去更衣嗎？」忽然，端泊容看向楚音若，「巳時我們便要一同入宮給母妃請安了。」

所以，他要帶她入宮？哦，對了，薄色這個妾室不能去，她這個正牌王妃卻必須要去的。

想來，這便是蕭國皇室新年的傳統。她真得好好把關於禮制的書籍看看，以免插

了妻子，失了身分。

「那妾身先行告退。」楚音若緩緩施了一禮，轉身便打算回屋去，然而，端泊容卻再度叫住她。

「等等。」他道，上下打量著她，眼中似有深長意味。

「王爺還有什麼吩咐？」楚音若轉過身來，詫異道。

「王妃在水沁庵這半年，確是沉穩了不少。」端泊容道：「從前若也是這般好心性，本王也斷不會讓妳獨自在庵中待那麼久。還盼王妃從今以後，都像此刻才好。」什麼意思？是說她以前太愛吃醋鬧事，所以他迫不得已懲罰她？

「妾身在水沁庵半年，已經如再生為人。」楚音若回道，「從前若有什麼過錯，還望王爺都忘了吧，只要今後妾身不再犯便好。」

這樣的回答還算得體吧？其實，她也找不出更好的說辭，只覺得端泊容目光如炬，總能將她一眼看穿似的。

對，她不再是從前的楚音若了。另一個楚音若，或許會因為嫉妒而亂了方寸，但如今，她看著昔日情敵興風作浪只覺得可笑，面對端泊容這丈夫，心亦無波瀾。感情的事已經傷害不了她了，她卻可以在背地裏射冷箭，替另一個楚音若報復。

第二章 小叔疑是前情人

與端泊容同乘一輛馬車進宮，這讓楚音若有些手足無措。

她還沒有想好該怎樣面對他，又怕自己哪裏出了疏漏，被他看出破綻。然而，終究還是得與他在咫尺之間同處，彼此的距離那麼近，彷彿呼吸都能聽得很清楚。楚音若穿著層層疊疊的大禮服，雲髻插滿釵飾，覺得周身無比沉重。從前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華服美豔無比，想不到這般讓人難受，她都快要窒息了。

然而，她只能端坐著，忍受著馬車的搖晃，以及眼前這個男子帶給她的窘迫，生平第一次，她產生了暈車的症狀。

「王妃哪裏不舒服嗎？」端泊容一直閉目養神，卻忽然開口對她道。

「啊？」楚音若一怔，「王爺……何出此言？」

他怎麼發現的？難道他長了第三隻眼睛？

「王妃坐立不安的情況，本王就算不睜眼，也能感受到。」端泊容答道。

呃……她不過挪動了一下身子而已，有這麼大動靜嗎？

「好久沒入宮了，只是有些緊張。」楚音若澀笑道。

說起來，她還是挺想進皇宮參觀的，也不知這蕭國的宮裏是怎樣的金碧輝煌，奇珍羅列？她對歷史文物一向很感興趣。

「王妃自幼在宮裏長大，就像回家一般，有何可忐忑的？」端泊容淡淡道。

經他這一句，楚音若才恍然，對了，據說從前的楚音若曾在宮中的御學堂讀書，與公主們是同窗，當朝太師之女，確應該有些殊榮。

所以，公主們都曾是她的女兒？天啊，等會兒與公主們閒話家常的時候，她這個冒牌貨不會真要露餡吧？她甚至連哪位公主出了閣、駙馬是何人都不知道……

不，她甚至連公主們長什麼樣都不知道！

楚音若頓時臉色蒼白，一口酸水從喉間湧了出來。

「停車！」端泊容見她忽然嘔吐，連忙喚住車夫，掏出袖中的帕子，擦拭她的嘴角。

楚音若深深地吸著氣，過了好半晌，方才覺得舒坦了些。

「這到底是怎麼了？」端泊容皺眉道，「不過進個宮罷了，何至於緊張至此？」

「妾身只是……只是暈車。」楚音若輕聲答道。

「暈車？」他彷彿沒聽過這個詞。

好吧，是她唐突了，說話太現代。

「妾身有些害怕……見公主們。」楚音若索性道，「妾身待在水沁庵這半年，也不知宮中是如何議論的，公主們說話又厲害，妾身實在不知該如何應對……」

「本王猜來也是如此，」端泊容道，「妳們這些婦道人家，就是愛面子。」

「妾身可否只向母妃請完安便回府？」楚音若懇求道，「可否今日暫時不去見公主們……」

好歹等她回去，把公主們的畫像都看過一輪，再把她們的婚戀八卦都打聽清楚再說。

「父皇設了午宴，本來妳該露個面的，」端泊容道，「好在今天只是家宴，比不得昨夜，並無群臣在場，一會兒我推說妳病了，讓妳先回府便是。」

「多謝王爺。」楚音若終於如釋重負，微微笑了。

猛然間，她倏忽想到，昨夜的宮宴一定排場更大，出席者更多吧……原來，他也曾在暗中為她著想過？

呵，她是否該感動呢？

「王妃在水沁庵待的這半年，確是不同了，」端泊容再度凝視她，「彷彿說話直接了許多，本王聽了，也易懂許多。」

哦？這麼說，從前她是一個說話彎彎繞繞的人？

這麼想來，從前的楚音若挺悲劇的，明明愛著端泊容，私下畫了無數他的肖像，卻好像從沒讓他明白她的愛，把力氣全花在跟情敵的爭風吃醋上，最後尋死覓活終於讓自己完了蛋，真是令人唏噓啊。

當下她低頭不語。馬車繼續前行，穿過了宮門，她和端泊容又改乘了輦，經過大半御花園，終於來到了雅貴妃的宸星殿。

一路上，楚音若也忘了仔細欣賞皇廷美景，只覺得這裏處處華美，但美在何處她也沒看清。

雅貴妃正坐在晨曦閣裏飲茶，正如楚音若所想，是一位風韻猶存的婦人，舉手投足間的風姿，足以見年輕時的傾國傾城。

「給母妃請安。」端泊容引著楚音若來到雅貴妃面前，雙雙跪下行禮。

然而，雅貴妃卻沒有回話，只是繼續徐徐飲著盞中的茶水，眉心若蹙，似有不快。端泊容有些詫異，但很快便恢復一貫的不動聲色，笑道：「母妃昨晚可睡得好？」

「今兒你怎麼來得這麼遲？」雅貴妃終於開口道，「可是被什麼事耽誤了？」

「依制已時入宮，兒臣並沒有耽誤啊。」端泊容不解道。

「容兒——」雅貴妃眼眶裏卻忽然蓄滿淚花，聲音也哽咽了，「母妃這些年一向

待你可好？」

「母妃何出此言呢？」端泊容更加驚訝，「母妃待兒臣一向極好啊。」

「那你可有把本宮當做你的親生母親？！」雅貴妃猛然道。

親生母親？怎麼……端泊容不是雅貴妃親生？

楚音若也大大地吃了一驚，心裏只怪靜宜師太怎麼沒把此事告訴她，這可是天大的要緊事，那本小冊子上什麼雞毛蒜皮的都寫了，怎麼唯獨漏了這個！

「母妃視兒臣為己出，兒臣也一向視母妃為至親。」端泊容連忙道，「也不知母妃為何如此生氣？可是兒臣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周全？」

「依我蕭國禮制，大年初一頭一件事，便是為人子女者，須給親生母親請安。」雅貴妃深深吸了一口氣，「容兒，你今晨做的頭一件事，是什麼？」

頭一件事……拜梅樹啊，那梅樹不就是雅貴妃親手栽種的嗎，拜了梅樹，不就等於給雅貴妃請了安了嗎？楚音若想道。

不！她頓時醒悟了，那梅樹……應該不是眼前這位風華絕代的婦人所栽吧？眼前這嬌弱的貴婦人，哪裏會做那般粗重的事。

那梅樹，應該是端泊容的親生母親所種。

「兒臣……」端泊容一時語塞。

「本宮雖身居在此，可是你在外面做過些什麼，本宮統統都知曉。」雅貴妃冷冷一笑，「從前你去求你父皇，要將那株梅樹移到你王府裏去，本宮起初還沒有多心，直到半年前，你大婚之日，聽說要拉著新娘子去拜那梅樹，本宮才恍然大悟。」端泊容整個身子都僵了，側眸看了一眼楚音若。

「你別瞪音若，」雅貴妃道，「不是她告訴本宮的。」

哦，所以是懷疑她告了密？難怪能感受到他的怒氣，隱隱向她襲來。

「音若，妳先起來。」雅貴妃換了和悅神色，對她道，「就單讓這逆子一人跪著，叫他反省反省。」

「為人妻者，唯夫君馬首是瞻，」楚音若覺得自己此刻應該假裝一下賢良，「王爺跪著，妾身也該跪著。」

「妳對他倒是一片癡心，」雅貴妃道，「可他如何待妳？把妳打發到水沁庵，半年不聞不問。本宮真沒想到，他竟是個薄情的孩子，日後說不定也會如此對待本宮。」

「母妃，孩兒真的冤枉……」端泊容簡直百口莫辯。

「母妃，妾身在水沁庵這半年，倒也想通了不少事情，」楚音若忽然道，「母妃想聽妾身講講嗎？」

「哦？」雅貴妃眉一凝，「妳說。」

「妾身從前與薄色妹妹相處不融洽，雖然並非完全是妾身一個人的錯，可想來妾身也確有紕漏。在水沁庵這半年，妾身痛定思痛，如獲重生。從前成天埋怨王爺為何不獨寵妾身一人，嫉妒成性，但現在，卻沒了這樣的心思。」楚音若答道。端泊容似沒料到她竟道出如此冷靜之語，不由又多看了她一眼。

「妾身從前怨恨王爺不曾為妾身著想，可是，也許是妾身太過貪心，或者被嫉妒

蒙蔽了雙眼，看不見王爺的體貼之處。」楚音若又道。

「哦，妳倒說說，他有何體貼之處？」雅貴妃問。

「昨日，王爺很晚才派人將妾身從水沁庵接回來，」楚音若道，「以致妾身錯過了宮中晚宴。」

「所以說他這個人涼薄呢，」雅貴妃歎道，「不親自去接妳便罷了，年夜飯也不跟妳一起吃，還談何夫妻之情？」

「本來妾身也是如此想的，但剛才妾身忽然明白了，」楚音若道，「昨晚宮宴，不僅有皇親貴胄，還有朝中大臣，若妾身出席，他們肯定會對妾身議論紛紛。王爺是故意那麼晚才把妾身從庵裏接回來，就是為了讓妾身避免尷尬。」

此言一出，不僅雅貴妃一愣，就連端泊容也明顯怔住了。

「是嗎？」雅貴妃望向端泊容，「容兒，你真是這般想的？」

「兒臣……」端泊容彷彿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，「兒臣只是希望省些麻煩。」

他抬眸，第三度看著楚音若，但這一次不再是匆匆一瞥，卻是鄭重的端詳。彷彿，他從來沒有這樣仔細瞧過她，也從來不似此刻這般，發現她有一顆善解人意的心。

「所以，母妃方才或許是錯怪王爺了，」楚音若趁勢對雅貴妃道，「王爺叩拜梅樹，倒也可見王爺是個真正孝順的孩子，對生母尚且如此感恩，對母妃豈能有不敬之心？生娘不及養娘大，這個道理，誰都懂。」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端泊容的生母究竟是何人呢？她日後得好好打聽清楚……

「生娘不及養娘大？」雅貴妃似從沒聽過此語，「這話是何意？」

「這是民間俗語，」楚音若道，「畢竟生孩子容易，人人可以生得，但把孩子拉扯大，卻是要肩負無比重責，禁得住歲月的折磨。故有此語。」

「好，好，」雅貴妃不由微笑，連連點頭，「這話說得好！容兒，你聽見沒有？」

「兒臣也是頭一次聽到這句俗語，」端泊容答道，「一字一句，說進了兒臣的心裏。兒臣記掛亡母，卻並不表示忘了母妃。或許兒臣行為有失妥當，還請母妃責罰。」

哦，原來他們都沒聽過這句話嗎？也對，這是平行空間，文化終究有些不同。

「都起來吧。」雅貴妃終於滿意，「午宴也差不多是時候了，咱們先去拜見皇上。」楚音若連忙給端泊容遞了一個眼色。方才她幫他解了圍，他該不會忘了答應過她的事吧？

「母妃，」幸好，端泊容領會了她的意思，「音若身子不太舒服，給父皇請了安，就讓她先行回府吧。」

「怎麼？」雅貴妃怔了一怔，隨後也明白了其中涵義，當即微笑道：「母妃懂得，午宴人多口雜，音若還是迴避的好。」

「多謝母妃。」楚音若乖巧地施禮道。

「先去給皇上請安吧，本宮自會與皇上解釋。」雅貴妃道。

楚音若領首，與端泊容一併跟隨雅貴妃往皇帝的養心殿而去。

「想不到，王妃居然變得如此能言善辯了。」忽然，端泊容在她耳畔低聲道。

楚音若心尖顫了一顫，生怕真被他發現了什麼，然而看他的神情，不過隨意一句

閒話罷了，便告訴自己也用不著太過緊張。

她只盼著，能快點拜見完蕭皇，逃出這宮闈重地，讓她能好好舒一口氣。

然而上天偏生不讓她好過。

才至養心殿門口，卻見迎面來了一紫袍金冠的俊美少年，衣袍上的四爪遊龍圖樣，讓楚音若猜測這定然也是一位皇子。

這少年看來端泊容要年輕好幾歲，神態也活潑了好幾分，只見他提著一只碩大的鳥籠，籠子以黑罩遮著，也不知裏面是什麼。他步履輕快，想必心情甚好，一見著端泊容便主動上前打招呼。

「給貴妃娘娘請安，」他朗聲道，「二哥好！」

「泊鳶啊，」雅貴妃笑道，「瞧瞧你，又弄了什麼稀罕的寶貝給你父皇？難怪你父皇這般疼愛你。」

哦，這就是比南王端泊鳶嗎？聽聞，這位五皇子是皇后娘娘親生，本來也是太子的一時之選，只可惜皇后故去得早，皇后娘家在朝中漸漸式微，端泊鳶便也失去了靠山。所幸他為人十分聰慧，在朝中也辦了幾件得力的大事，頗得蕭皇喜愛。

「泊鳶啊，這籠子你怎麼親自提著？」端泊容道，「隨侍的人都沒了手腳嗎？這麼沒規矩！」

「是我不讓他們提的，怕笨手笨腳的摔了我這寶貝，」端泊鳶笑道，「二哥，你就是太一板一眼了，怪不得父皇常說你無趣。」

要開始了嗎？皇子之間的唇槍舌劍，並不比市井婦人寬厚。

楚音若正打算看熱鬧，忽然發現端泊鳶的目光向她襲來，那雙炯亮的眸子，讓她的心兀地停頓了片刻。

「二嫂好久不見了，」端泊鳶對她道，「聽聞二嫂這半年都在水沁庵靜養，為弟本打算去探望的，又怕二哥責怪。」

聽這語氣，端泊鳶竟與從前的楚音若很是相熟？不過，這話中著實藏有些古怪的意味，一時間猜不透。

「王爺有心了。」楚音若中規中矩的回應。

不知為何，端泊容的眉心蹙得更緊，彷彿不太喜歡楚音若與端泊鳶太過接近。

他打岔道：「還是快些進去給父皇請安吧，不必在此閒話家常，這天怪冷的。」

雅貴妃莞爾，率先引步而去，楚音若並著端泊容緊隨其後，端泊鳶亦不再言語，依舊那般笑盈盈的。

一行人入了養心殿，正值太醫給蕭皇把過了晨脈，蕭皇換過衣衫，才宣了他們入內。

「給皇上請安——」雅貴妃帶著他們行了禮。

蕭皇神情甚是和悅，與楚音若想像中的帝王半分也不差，依稀看得出年輕時的英姿，也依稀能窺見那內在的威儀。

「音若好久不見了。」蕭皇道，「聽說到庵裏靜修去了？」

呵呵，每個人見了她，總是這樣一句話。

「勞父皇關心。」楚音若也照例答了同樣一句。

「父皇，」端泊鳶倒有些迫不及待地開口道，「兒臣給父皇覓了一件寶貝，祝父皇新年諸事順意！」

「什麼寶貝？」蕭皇看著他手中的鳥籠，「又是海冬青嗎？」

「海冬青太常見了，父皇這養心殿裏也早養了一隻，」端泊鳶得意地道，「回父皇，是雪梟。」

雪梟？白色的貓頭鷹嗎？

楚音若翹首觀望，只見端泊鳶揭了籠上的遮罩，果然一隻通身如雪的貓頭鷹便呈現在大家眼前。

「奇哉，怪哉，」蕭皇頻頻點頭，「一般的梟都是雜色，這隻竟如此純白，實屬罕見啊！」

確實漂亮得緊，像是童話裏才會出現的動物，楚音若想起從前看過的好萊塢電影。

「兒臣知道父皇喜歡奇禽，」端泊鳶趁機道，「給兒臣取名『鳶』也足以見父皇希望兒臣能像這些奇禽一般展翅高飛，所以兒臣每次見到奇禽，也頭一個想到父皇。」

嘖嘖，這馬屁拍的！足見端泊鳶不是什麼省油的燈。

「你有這份孝心，朕很是歡喜。」蕭皇高聲喚道，「來人，讓人把這雪梟掛到窗邊。」

「皇上——」一旁的太醫卻道，「皇上易染肺疾，寢殿中不宜養有禽鳥，原來那隻海冬青已是讓人提心吊膽，再多一隻怕是不能了。」

「這可如何是好啊，」雅貴妃忽然開口道，「都知道皇上自幼易染肺疾，禽鳥的細毛若吸入鼻中，常常幾天幾夜咳嗽不止。可這雪梟是鳶兒的一片孝心，也不能枉費了。」

「這……」太醫面露為難之色，「至多只能留一隻，不能再多了。」

「那海冬青是去年容兒送給陛下的生辰賀禮，」雅貴妃對蕭皇道，「若捨了海冬青，留下這雪梟，也不太妥當。不是臣妾這個做母親的為兒子說話，那畢竟也是容兒的一片孝心啊。」

說著，雅貴妃臉上呈現可憐楚楚之色，頗惹人疼惜。果然是一代寵妃，真是懂得說話，明明是想幫著自己的兒子，卻也不做強硬之態，男人估計最吃這一套。

「貴妃說得是，」蕭皇點頭，「但太醫的話，也不能不聽。」

「那該如何是好？」雅貴妃問。

「這樣吧，」蕭皇彷彿有了決斷，「鳶兒，你上次送給朕的白虎現下關在後庭裏，等會兒，你把牠送到這園中來。」

「白虎？」端泊鳶一怔，「父皇要那白虎何用？」

「也不知雪梟與海冬青相比，哪隻更兇猛？」蕭皇微微笑道，「不如就將牠們同囚在白虎的籠中，與白虎廝鬥，存活者便留在朕的宮中吧。」

此言一出，四下皆是震驚。

「怎麼，朕這個提議不好？」蕭皇挑眉道。

「不……」雅貴妃面色有些嚇得發白，但努力笑道，「陛下聖明，本該如此。」

「如此對容兒和鳶兒都公平，」蕭皇道，「海冬青和雪梟都是他們的一片孝心，朕捨了誰都不好。」

「是。」雅貴妃附和道。

「那我們都去觀戰吧，」蕭皇道，「猛虎撲禽，一定十分有趣。」

諸人不敢有異議，都隨著蕭皇往遊廊上走去。

楚音若暗中觀察端泊容與端泊鳶的神色，這兩人倒是比雅貴妃還要鎮定，一個沉著不語，另一個還是那般笑意盈盈。也對，有蕭皇這樣的父親，也該有這樣的兒子。

楚音若故意放慢了步子，並不想去圍觀那場血腥的戰鬥。雪梟和海冬青皆是兇猛之物，遇上更加兇猛的老虎，廝殺之下，那血肉模糊的慘況可以想像。

她找了一處廊柱停下來，對隨侍的宮人說她忽然口渴，打發他們去取水，其實只想圖個清靜。等到宮人去了，她便抬頭看梅花伸進廊下的枝椏。紅梅一串串，映著冬季的天空，像是彤霞把天幕畫出一道道緹花似的，只可惜天空灰灰沉沉，終究葬送了美麗。

「二嫂怎麼獨自在這？」也不知她發了多久的呆，忽然聽到有人在背後道。

楚音若回眸，卻見端泊鳶不知何時站在那裏。

「王爺不去觀戰嗎？」楚音若頗有些意外。

「我已喚人把白虎從後庭送來了，」端泊鳶道，「這虎是我送進宮的，雪梟也是我覓得的，實在不忍看牠們殘殺。」

「王爺不去觀戰，皇上不怪罪？」楚音若望了望園中，卻見一群湊熱鬧的人圍著虎籠，不時發出驚呼之聲。

「二嫂不也躲避在此嗎？」端泊鳶笑，「等他們發現咱倆了，再說吧。」

這話聽著有些奇怪，楚音若也猜不準另一個自己是否真與端泊鳶相熟，一時間也不知該怎麼應對他。

「音若。」忽然，他對她喚道。

天啊，居然敢直呼嫂子的閨名？看來，這兩人從前的確關係匪淺。

「那時候……」端泊鳶褪去笑意，眼中滿是深沉，「父皇也是如此，讓我和二哥拚得你死我活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楚音若不解其意。

「父皇說，贏者才能娶妳。」他輕掀衣袖，露出一段胳膊，「妳看，那時候留下的劍傷，還沒褪。」

他在說什麼？蕭皇要他和端泊容為了她決鬥？

「可惜，我輸給了二哥。」端泊鳶澀笑道，「音若，妳一直問我，為何忽然不再理睬妳……我輸給了二哥，就要信守承諾，永遠不能再靠近妳。」

楚音若瞪大了雙眸，想問個清楚，可是話語凝固在喉間，而且，她該從何問起？他倆從前是一對戀人嗎？可從前的楚音若不是深愛著端泊容嗎？甚至為了端泊容自殺……難道，這一切另有隱情？

「今年的梅花開得格外好啊，」端泊鳶亦抬頭，望著黯淡的天空，「音若，我曾

暗自對自己說，若過了這正月，他還沒把妳接回來，我就去水沁庵帶妳遠走高飛——可惜，我總是遲了一步。」

他話音落下，轉身而去，一切來得這般突然，去得也突然，彷彿是楚音若的一個幻覺。

楚音若怔怔地看著他步下遊廊，回到人群熱鬧處，恢復笑顏，就像他不曾與她言語，剛才的所有，都未發生。

呵呵，真有趣，楚音若倏忽覺得。現代還沒來得及談半個戀愛的自己，忽然陷入了複雜詭異的三角戀中，哦，不對，加上薄色，應該是四角戀吧？她在蕭國的生活，越發多姿多彩，而且，才剛剛開始。

第三章 假女兒回娘家

決鬥最後，還是雪梟獲勝了。

海冬青雖然兇猛，見了白虎，卻不似雪梟那般懂得躲避，最終被白虎一把撲住，撕掉了腦袋……

雅貴妃當下便嚷著頭暈，說是受了驚嚇，午宴也不用了，病恹恹的由端泊容攙著回宸星殿去。

楚音若趁機跟著端泊容，又到雅貴妃宮裏聽她長吁短歎了幾句，無非是叮囑端泊容要爭氣，不要再叫端泊鳶那小子比下去，終於，雅貴妃真的乏了，打發他倆回府。

本以為就此可以鬆一口氣，但在馬車上，端泊容忽然提醒她，明日，該回趟娘家了。

對了，按禮制，大年初二，出閣的女子由夫婿陪伴回娘家。

楚音若頓時嚇得六神無主。相比之下，這比去見她那些公主閨蜜們更可怕，因為這可是另一個楚音若的親爹親娘啊，一眼就能識破她的真假吧？

當天晚上，楚音若大半夜未睡，仔仔細細做了功課，還把紅珊叫來，旁敲側擊問了好些關於楚太師與夫人的日常喜好，方才稍稍安了心。

楚音若從前並不知道所謂的「太師」是什麼官職，只記得好像包青天裏面有一個挺壞的龐太師。現在她才弄明白，原來太師並不是官名，而是皇帝為表恩寵給高官的加銜。

以她的父親楚太師來說，曾任內閣大學士，在宮中給皇子們講過課，後來又任右相，在朝地位一時無兩，前年因病請辭政務，蕭皇許他還府休養，特加封他「太師」一銜。

而她的母親，是蕭皇的堂妹，是位郡主。所以，她的父母都是很了不得的人物，對了，她還有一個大哥，在外領兵駐守邊關，楚氏一門可謂占得朝中文武兩勢，怪不得當初有兩位皇子要爭著娶她。

不過，這算是近親結婚嗎？好吧，古代都是皇族內部通婚，怪不得生下那麼多瘋子傻子……楚音若想想，不由打了一個寒慄。

第二日，楚音若起了個大早，挑了件得體的衣衫，與端泊容一道回娘家去。她娘家自然也是早得到了消息，楚太師與夫人亦早在府前等候。

楚音若下了轎，頓時愣住了，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。

這……所謂的平行時空，便是這樣的嗎？這楚太師與夫人……居然與她在現代的父母，長得一模一樣！

她不會是在作夢吧？

一剎那，楚音若的淚水便在眼眶裏打轉，倏忽流了下來。這半年來，所有強撐的堅強，彷彿在這一刻都融化了，她再也偽裝不了。

「給王爺請安，給王妃請安。」楚太師攜夫人永明郡主上前行禮道。

楚音若整個人都僵著，只顧掉眼淚，沒半點反應。

端泊容轉身看著她，對她的失控有些詫異，但想來她是見了父母覺得委屈，倒沒有太奇怪。

「這孩子……哭什麼啊？」永明郡主見楚音若如此模樣，忍不住眼睛也紅了。

「不妨事，」端泊容道，「王妃想必是許久未見太師與夫人，心中太過牽掛。」

「夫人，妳陪王妃先到後邊說一會兒話吧。」楚太師滿目嚴厲之色，倒不與楚音若論父女之情，只將她看作外人一般，似乎還嫌棄她丟了他的臉。

「對，本王有些事要與太師商議。」端泊容的態度還算柔和些。

「是，王爺，失陪了。」永明郡主點點頭，拉著楚音若往內院裏走去。

楚音若失魂落魄的，一路只低頭啜泣，也不知怎麼就被永明郡主帶到了一間滿室熏香的雅致小居。

「若兒，妳出閣的這段日子，娘親是日日來妳閨房，親自看他們打掃，」永明郡主將她按坐到椅榻上，「妳瞧瞧，這兒可是一點也沒有變。」

原來，這是她從前的閨房？楚音若止了眼淚，四下打量，雖算不得十足的富麗堂皇，但也是少有的大家風範。

「多謝母親。」楚音若哽咽地答道。

「為娘知道，這半年來，妳在庵裏受不少苦。為娘幾次想去探望，都被妳父親攔住了。」永明郡主淚眼汪汪的，「別怪妳爹，他這個人，一向以大局為重……」

「女兒沒受什麼苦……就是想念母親……」

「傻孩子。」永明郡主將她輕輕攬在懷中，「妳啊，也該學聰明些，別跟王爺硬碰硬，男人都喜歡乖巧的女子，妳真該向那個薄姬學學。」

「母親為何當初要把我嫁到陵信王府去？」楚音若猶豫片刻，終於開始打探，「分明……我從小與比南王更要好。」

「快別提這話了，」永明郡主連忙打斷她，「事已至此，妳就死了那條心，從前的一切，想都不要再想了。」

所以，她真跟比南王有私情？而且，就連她的母親也是知道的。

「昨日入宮，女兒遇到了比南王……」楚音若意有所指地道，「他與女兒說了一個祕密。」

「他把當初比試的事告訴妳了？」永明郡主果然什麼都明白。

「女兒只是奇怪，」楚音若說出自己的疑問，「陵信王爺早已有了薄姬，當初為何還要與比南王比試？」

「薄姬只是一個侍妾，能給他帶來什麼？」永明郡主輕哼道，「他自是看中咱們家的權勢，說句狂話，將來雅貴妃是否能入主中宮，得封皇后，說不定還要咱們家出一分力呢。」

「所以……他與女兒之間，原來並無真情……」楚音若不由歎了一口氣。奇怪，為何她會覺得遺憾呢？或許是因為平行空間的她，為這個男子而死吧，而且，死得真是冤枉。若是傾心相愛也就罷了，偏偏他心中只有寵姬……

「孩子，說起來，妳與比南王也是可惜了，」永明郡主也似勾起了一絲悵然，「想當初，你們同在宮中讀書，雖一窗之隔，但也真算得上是青梅竹馬了。若嫁了比南王，肯定是比現在的境況要好得多。」

原來，他倆是同學啊？所以，她是愛上了隔壁班的班草？

「事情已經過去這麼久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」永明郡主忽然道：「女兒，為娘要給妳一件東西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楚音若從沉思中掙脫出來。

「這裏有一樣東西，妳看了，不要難為情。」永明郡主自箱中鄭重取出一只匣子，遞到楚音若面前。

楚音若疑惑著，將那匣蓋開啟，卻見只是藏著數顆紅丸而已。

「娘，這是何物？」楚音若滿臉不解。

「宕春丸。」永明郡主低聲道。

什麼丸？楚音若怔了一怔，忽然恍然大悟。

哦，這名字中帶著一個「春」字，所以，是春藥嗎？怪不得永明郡主如此神神祕祕，欲說還休。

哈哈，真是件稀罕物，春藥這種東西，她還以為在小說裏才有呢。

「母親……這……」楚音若故作羞澀，「為何要給女兒這個勞什子？」

「這也是迫不得已，」永明郡主歎了一口氣，「妳不受王爺寵愛，在王府的地位岌岌可危。為娘想來想去，也只有這一個法子了，好歹先懷上個孩子再說。」算了，抽煙喝酒對懷孕都不好，吃了春藥懷上的孩子，十有八九不健康！再說，她也沒打算跟端泊容扯上任何關係。

「若王爺發現我用了這個，事後必會怪罪。」楚音若連忙推託道：「母親，還是從長計議為好。」

「這東西妳先收著，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好歹也能幫妳做最後一搏啊。」永明郡主力勸道。

好吧，收就收著，她一向懶得跟阿姨們囉嗦，生活經驗告訴她：妳是說不過阿姨的。

當下又跟永明郡主聊了會兒家長裏短，她發現永明郡主真跟她現代的媽媽太像了，長得像，脾氣也像，說話的口吻都如出一轍。她的心忽然稍稍安定下來，彷彿找到了家的感覺。

之後的晚宴，永明郡主親自準備了許多菜，她發現，其實跟在現代媽媽為她做的菜也大多類似。原來，她與從前的楚音若，口味竟也相同。

至於楚太師，她還沒有時間親近，暫時尚未瞭解。但聽永明郡主說，當初楚太師是主張她嫁給陵信王的，她在現代的父親也常常強迫她做一些不喜歡的事，這一點楚太師倒很像她爸。

只可惜，她還沒來得及看到自己現代的老公，不知是像端泊容，還是像端泊鳶？假如平行時空會有相似之處，她也該有一段四角戀才是？若有經驗，此刻她會更加從容，更懂得應對這樣的局面。

可惜，在感情這方面，她過去真的一片空白。

楚音若喝了兩盅酒，雙頰漸漸微紅，神志也模糊起來。她望著席間的端泊容，那張俊美又遙遠的面龐，不知為何竟讓她看出一絲悵然來。假如，他真心疼愛她，做他的王妃，似乎也不錯。畢竟這裏還有些像她的家，就算真的回不了現代，也沒什麼可惶恐的……

偏偏天不遂人願，她的日子怎麼會如此艱難？

酒氣芳醇，她的身子軟綿綿的，如在雲端霧裏，她的思緒也飄飄蕩蕩，弄不清是飛上了天際，還是墜落到凡塵。總之，她知道，自己是醉了……

初二的那天，她喝醉了。據紅珊說，當晚是端泊容抱著她回府的。

楚音若第二天醒來，後悔不已，只希望自己不曾在酒醉時胡說過什麼，洩露了身分。事後她想旁敲側擊試探端泊容一二，然而始終沒有機會。

過年期間，端泊容是很忙的，他督察禮部事務，要迎接各國使節，清點朝禮，還要代表蕭皇到高階官員家中拜訪，每天早出晚歸，一直忙到初八，楚音若都能沒跟他再見上一面。

初九這日，楚音若實在閒得無聊，忽然想起雙寧來。

雙寧是她的陪嫁丫頭之一，自她回府後，雙寧就一直病著，聽聞獨居在府後的一所小院裏，甚是淒涼。

「紅珊，咱們去看看雙寧吧。」用過午膳，楚音若便道。

「王妃不怕晦氣？」紅珊頗有些反對，「雙寧畢竟是病著，雖也不是什麼惡疾，但這大過年的……」

「正因為大過年的，她家又不在京裏，沒個親人來探望，實在可憐。」楚音若堅持道，「妳去備一些衣食，隨我一道去吧，畢竟也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情分。」

紅珊不敢違逆，只得點頭照辦。

楚音若披了大氅，在紅珊的指引下，來到北廂偏僻一角，有幾間還算乾淨的屋子，雙寧便住在這裏。

推開門，屋裏也頗為暖和，燃著炭盆，一個相貌清秀的姑娘正坐在炕上繡花。想來，這便是雙寧。

「小姐……」雙寧見了她，大吃一驚，連忙撲下炕來，跪倒在她面前，「奴婢給小姐……不，給王妃請安！」

看氣色，這姑娘臉頰紅潤，倒也不像病患的模樣。

「不必多禮，」楚音若微笑，將對方攙起來，「來，讓我好好瞧瞧妳，半年沒見，聽說妳病了？可好些了？」

「王妃……」雙寧當即又羞又愧，流下淚來，「奴婢……奴婢的病其實早就好了。」

「早就好了？」一旁的紅珊吃驚道，「雙寧，這就是妳不對了！病早好了，為何不告知王妃？想偷懶不成？」

「奴婢實在……無顏見王妃。」雙寧再度跪下，「請王妃責罰奴婢吧！」

「這話聽得我更加糊塗了，」楚音若不解，「怎麼就沒臉來見我了？」

「其實……」雙寧垂下頭去，「那日，就是薄姬小產的那日，奴婢是看清了的……王妃並沒有推她，是她自己滑倒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楚音若一怔。

「什麼？！」紅珊也是一怔，隨即大怒，「妳這丫頭，為何當初不站出來指證薄姬？當初王爺問妳話時，妳為何說自己沒有看清？妳讓王妃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妳這個沒心肝的！」

「奴婢自知萬死難辭其咎……」雙寧啜泣道，「只是……那日奴婢的大哥從通州來，向奴婢要錢，正好被薄姬撞見，薄姬知道奴婢沒錢，而我大哥又好賭，便給了我五十兩銀子。奴婢受了她的惠，一時六神無主，這才……」

「五十兩銀子就把妳收買了？」紅珊戳了戳她的腦袋，「妳這個沒出息的！」

「看來這薄姬在府中也頗懂得籠絡人心，」楚音若頗有些意外，「不過，雙寧，家裏出了事，該與我商量才是，怎麼倒去向外人借錢？」

「王妃從前不讓奴婢縱容大哥嗜賭，奴婢實在不想因為大哥的事來煩王妃……」雙寧小聲道。

哦，看來從前的楚音若做人太死板，難怪被薄色鑽了空子。

「妳起來吧，」她對雙寧道：「以後有什麼事，須先告訴我，不要忘了，妳是我的陪嫁丫頭。」

「王妃，妳不責怪奴婢？」雙寧難以置信。

「明兒回我院子裏當差，不許再偷懶了。」楚音若道。

「多謝王妃……」雙寧喜不自勝，又不由得哭泣起來。

「罰妳多為王妃繡幾雙鞋墊，」一旁的紅珊道：「妳也知道，從小到大，王妃除了穿妳繡的東西，別人的是再看不上的。」

這麼說來，雙寧很善女紅？

「這還用說嗎？」雙寧連忙道，「這半年裏，我只要病稍好，便想著替王妃繡東西，鞋墊繡了二十雙，帕子繡了十條，還繡了一件襦裙，專等著王妃回來呢……」

「哪裏用得了這麼多。」楚音若不由得笑了。

說起來，她的奴婢還是挺忠心的，偶爾開開小差，被人利誘，她也可以原諒。就把這王府當成一個職場吧，現在她是經理級人物，上有端泊容這個總裁，旁有薄色這個與她競爭的另一主管。下屬嘛，便是紅珊、雙寧等人。她該如何運籌帷幄，借力打力，其中頗有一些學問。

好在，她大學時念的是工商管理系，基本道理，她還是懂的。

回房的時候，路過花園，楚音若恰巧看到薄色領著她的婢女在採集梅花上的雪粒子。

據說，用這雪粒子化了水，煮茶是最好的，味道純淨，且殘留有梅花的餘香。楚音若向來不理解古人這些奇奇怪怪的講究，比如泡茶的水，泉水雪水為上品，溪水雨水為中品，井水為下品。在她眼裏，水的成分都一樣。

「夫人，該回房用晚膳了，」薄色的婢女長婷提醒她道，「天色晚了，園子裏怪冷的。」

「再多採集一些，」薄色卻道，「王爺素來喜歡喝這梅花冰露泡的茶。」

「王爺近幾日都不在府裏用膳，」長婷彷彿有些不平，「回來了，也不到夫人屋裏來。夫人何必呢？」

「東西總要先備著，人說來就來了。」薄色卻沉著道。

「夫人不想家嗎？」長婷道，「這大節下的，王爺該體恤夫人，讓夫人家中親人來探望才是。東院那位，王爺可是親自陪她歸寧呢……」

「我家裏原也沒什麼人，」說到這個，薄色的語氣中增添了一絲幽怨，「況且，我的身分也比不了東院那位。」

「哼，有什麼啊，那位也只剩個身分了，要比王爺的寵愛，哪裏及得夫人妳萬分之一？」長婷忿忿道。

聽著這些話，楚音若不禁想，另一個楚音若要是得知原來薄色也在嫉妒她，會作何感想？

原來，你在望著一潭深水時，深淵也在凝望著你。彼此彼此罷了。

「妹妹，好巧啊。」楚音若當下堆起笑容，步上前去，「這梅花冰露，想來滋味不錯。紅珊，咱們也採集一些吧。」

薄色與婢女猛然發現楚音若到來，嚇了一跳，神色不由有些倉皇。

「給王妃請安。」薄色帶著婢女施了施禮。

楚音若睨著她。剛剛回府的時候，在薄色面前，她還有幾分小心，現在想來，真是犯不著。

楚音若自問身為當朝太師之女，母親還是永明郡主，與王爺們青梅竹馬長大，是公主們的同窗閨蜜，怎麼會在一個小小的妾室面前畏縮呢？因為她長得比自己漂亮嗎？因為她得到了自己男人的寵愛嗎？

凡事若先沒了自信，便輸了一截。

「妹妹，姊姊我方才去探望了病中的丫鬟雙寧，」楚音若微笑道，「原來妹妹與我那丫鬟相熟啊？」

「姊姊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薄色眉心一擰，「妳的丫鬟，怎會與我相熟？」

「雙寧說，要我代她謝謝妹妹妳，」楚音若道，「半年前，她家兄長曾來向她借錢，聽聞是妹妹妳幫了她。」

「哦……」薄色故作恍悟，「原來是那件事啊。小事一樁罷了，妹妹我沒放在心

上，也叫雙寧不必惦記了。」

「雙寧還跟我說了一件事，」楚音若壓低聲音，湊近薄色耳畔道，「妹妹猜猜，是什麼事？」

「這……我哪裏能猜得出來？」薄色彷彿心有預感，神色再度一僵。

「雙寧一向眼力很好，許多事情，她都能看清。」楚音若緩緩道，「我這個人，素來記恨別人冤枉我，若受了陷害，他日必當十倍奉還！」

她語氣勝冰，聽著自己都有些害怕，想來，定把薄色嚇得不輕。

「姊姊這話說得好奇怪，」薄色故作疑問，「姊姊身為當朝太師之女，永明郡主的千金，怎會有人敢陷害姊姊？是在開玩笑吧？」

「玩不玩笑的，有人心知肚明。」楚音若淡淡笑，「之前，我也是沒有證據，才吃了啞巴虧。不過，從今往後，可沒這麼好說話了。」

這一刻，她算是正式宣戰了，想必，對方也聽得懂。

這一役，無論輸贏，首先要在氣勢上壓倒敵人，之後如何鬥智鬥勇，她再邊走邊看。但她告訴自己，切不能懦弱。

薄色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正想說些什麼，忽然身後一個男子的聲音道——

「原來妳們倆在這兒啊。」

楚音若側過眸去，看到端泊容正站在廊下。也不知他什麼時候回來了，應該就在剛才吧，大氅上還沾著雪粒子。

「王爺——」薄色立刻嬌滴滴地迎上去，「王爺回府怎麼也不叫小廝先回來通報一聲？妾身好預備晚膳。」

「方才在陳尚書府中用了點心，晚膳怕是也吃不下什麼，」端泊容道，「妳們倆都不必費心了。」

「那……稍晚一點，妾身去煮宵夜吧。」薄色極盡討好，輕輕揮掉端泊容大氅上的雪粒。

楚音若發現自己真應該跟薄色好好學學，比如撒嬌，雖然看著十分肉麻，但男人想必都吃這一套。

「對了，五弟明兒設宴，約我到他府中一聚，」端泊容道，「妳們倆，誰願隨我一同去？」

端泊容嗎？楚音若心中忽然緊一緊。

自從知道了楚音若與端泊容曾有一段舊情，提到這個人的時候，她總有些不太自在。

「自然是姊姊陪王爺去了。」沒想到，薄色似乎也在刻意推託，「妾身身分低微，去了比南王府上，會被嘲笑的。」

「妹妹不想出去走走？」楚音若暗中觀察著她，「方才妹妹不是還在抱怨，這大節下的，王爺都沒陪過妳嗎？這不正好？」

「姊姊說笑了，」薄色連忙掩飾，「王爺，妾身哪裏敢抱怨什麼啊。」

「妹妹，雖說妳位分低，宮裏是去不了，但比南王府上還是去得的。」楚音若有些想不通，薄色怎肯放過這樣出風頭的機會，「不如，就妳去吧。」

「姊姊與比南王算來也是同窗，說起話來，自然方便許多，」薄色卻一再推讓，「我去了，只有傻坐著。」

這樣的態度還真是奇怪，彷彿比南王府裏，有什麼東西讓薄色頗為顧慮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但端泊容似乎沒能發現這一點，只對楚音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就還是王妃隨行吧。」

到底是什麼讓薄色忌憚呢？楚音若頓時大為好奇。她的直覺肯定沒有錯，說不定明天去了比南王府，能發現一些不為人知的祕密。

好吧，那她就不辭辛苦，跑這一趟。

當下，她對端泊容點頭稱是，退到一旁。

第四章 王府幕賓是故人

端泊鳶的府邸無比奢華，堪比皇帝的小行宮一般。雖說先皇后的娘家在朝中式微，但仍頗有財勢，而端泊鳶這些年來督察戶部，看來也撈了不少油水，怪不得衣食住行可比端泊容氣派多了。

「二哥來了，」端泊鳶特意至一重門處迎接端泊容，並對著楚音若微笑道：「二嫂安好？」

「多謝王爺惦記。」楚音若從容還禮。

說真的，比起上次入宮，此刻的她鎮定了許多，也告誡自己不要被端泊鳶擾了心神。

哼哼，不就是個前男友嗎？有什麼可怕的？何況她對他全無感覺。

「泊鳶，你怎麼會想起今日設宴？」端泊容問道。

「大年下的，咱們兄弟不互相走動，朝中又會有議論。」端泊鳶道，「上次海冬青與雪梟之事，不知怎麼就傳開了，都在說咱們不和呢。」

「這些流言何必放在心上？」端泊容淡笑。

「再怎麼樣，也是把貴妃娘娘嚇病了，為弟也該出面闢謠才是。」端泊鳶亦笑，「今日還請了朝中幾位要緊的官員，二哥，咱們等會兒小酌幾杯，讓他們瞧瞧，咱們和睦著呢。」

「咱們兄弟一向和睦，倒不必刻意做作。」端泊容答道。

楚音若跟在後邊，莞爾地瞧著他倆，抿唇不語。一路上他兩人走走停停，說話間，便已到了府中的花廳。

花廳中已然設了盛宴，數名官員與夫人已經坐在那裏，見了端泊容紛紛起身施禮，亦向楚音若問安，一陣客套寒暄之後，這才正式開了席。

「聽聞比南王爺最近招了一名奇人做幕賓，不如請這位奇人出來一見，讓下官們都開開眼界？」戶部尚書忽然起身提議道。

「哦？奇人？」端泊容看向端泊鳶，「什麼樣的奇人啊？為兄也很好奇。」

「說起來，還確實是個奇人，」端泊鳶道，「為弟上次南下，偶爾遇見他，發現他善觀星象，知過往，曉未來，還能識人心。」

「怕不是什麼江湖術士吧？別被騙了。」端泊容蹙蹙眉。

「不如為弟現在就把他請出來，二哥一看便知。」端泊鳶吩咐一旁的小廝，「請玄華先生至花廳。」

小廝得令，一陣小跑，沒一會兒，便引著一個身著居士服的男子，打簾進來。楚音若懷著好奇，打量了那男子一眼，但只這一眼，便讓她險些將剛端起來的酒杯打翻。

是他？江明輝？

楚音若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就像那日看到楚太師與永明郡主與她父母的長相無異時一般，此刻驚愕更甚。

所謂的平行時空，就是如此嗎？老是遇到老熟人……可把她的心臟病要嚇出來了。

這居士長得跟江明輝實在太像了，簡直就是江明輝披著古裝在玩 cosplay。

說起江明輝，是她從前在拍賣行認識的一個客戶，早年留學美國名校，是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，賽車泡妞樣樣在行，整天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，但忽然有一天，他卻轉了心性，再也不進夜店的門，修身養性開起了一間溫泉山莊，每天喝喝茶，釣釣魚，過得像個退休的老人家。

對於這樣的轉變，大家都不理解，說簡直可以位列為本世紀十大未解之謎，不過，江明輝仍是資產過億的「國民男友」，送上門的美女依舊洶湧。然而，江明輝卻似乎對楚音若情有獨鐘。

跟江明輝認識也不過是一年前，當時拍賣行有個熟客辦了個附庸風雅的電影展，送了楚音若幾張票。那天播映的電影很科幻，就是那部女主角誤入了平行時空的片子。

楚音若覺得自己看了一部恐怖片，電影散場後，她驚魂未定，而江明輝看見她，也同樣像是失了魂。據同事們說，當時他一轉身看到了她，整個人都石化了兩分鐘。之後，他開始刻意接近她。

江明輝也不像缺錢花的樣子，卻忽然說要拿出些古董來拍賣。拍賣行對這大單生意當然很重視，同事中幾個老前輩爭著要到溫泉山莊來一睹奇珍異寶的風采，江明輝卻指名要楚音若來負責這項工作，於是大家都說江明輝一定是想追求楚音若。

楚音若想來想去，覺得江明輝如果真看上她，大概是山珍海味吃多了，想換換清粥小菜。

楚音若永遠記得，穿越來蕭國的那天晚上，她就是到溫泉山莊赴江明輝的約。當時，她開著車，正往溫泉山莊駛去，砰的一聲，車胎忽然爆裂，她的手機螢幕霎時一片漆黑，推開車門的瞬間，她的腳也崴了一下，鞋跟莫名其妙折斷了，彷彿所有倒楣的事都兜在了一起。

這個時候，她看到彗星劃過夜空，而當她下了車，卻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……

「在下玄華，給兩位王爺，諸位大人請安。」眼前的居士作揖道。

真的很像，連聲音也這麼像。難道江明輝也一同穿越過來了？還是她遇到了平行空間裏的他？楚音若不太確定。

「先生來得正好，」端泊鳶起身笑道，「正值新年，先生給我們在座都算一卦吧，這一年運氣如何。」

「在座都是人中顯貴，來年的運氣，自然不會比平民百姓差。」玄華道：「有時候，知天命，不如放寬心。」

「唉呀，先生不露兩手，我二哥可會懷疑先生是江湖術士喲。」端泊鳶似乎是存心想要長長臉面。

「在下只怕說出些不中聽的，會敗了王爺過年的興致。」玄華道。

「說便說了，我皇兄哪裏是小氣之人？」端泊鳶看向端泊容，「皇兄以為如何？」端泊容沉默不語，彷彿猜不透這個狡黠弟弟的心思——他到底是真想炫耀自己覓了個奇人做幕賓呢，還是想借此人之口說些什麼不利的話呢？

「王爺，」楚音若起身道：「妾身倒很想請這位玄華先生替我算一卦。」

她看出了端泊容的為難，此刻，一則替夫君解圍，二則，她也想試探試探，這個玄華是否真是江明輝。

「妾身是女子，」楚音若道，「運氣好與不好，其實都沒什麼所謂。只要夫君安康，便是有福的。」

玄華抬頭看了楚音若一眼，一副不認識她的樣子，但也許只是礙於在旁人在場，說不定稍後的言談間，能露出些端倪。

「這位是我二皇嫂。」端泊鳶對玄華道：「先生不妨先替我二皇嫂算一卦。」

「原來是陵信王妃。」玄華對楚音若行禮道：「聽聞陵信王妃是當朝太師之女，永明郡主的千金，這福氣自然是一般女子不可比。」

「正所謂，享福人福深還禱福，」楚音若笑了笑，「先生就大致替我看一看，我這福澤是否足夠深厚綿長？」

「那我就替王妃看看八字。」玄華道，「不知王妃生辰是何日？」

在現代，她是十月初生的，換成陰曆，應該是八月末吧？

楚音若讓貼身伺候的婢女悄聲告知是八月二十六。

「哦，命宮落入秤星。」玄華點頭道，「秤星的女子，外表美麗，氣度雍容，而且，有著不偏不倚的性子，遇事最講公正，頗有幾分剛直。」

「秤星是什麼？」一旁的端泊容道，「我素來只聽過破軍星，紫微星，貪狼星……從未聽說過秤星。」

「這就是玄華先生與眾不同的高明之處，」端泊鳶笑道，「他的占卜所用，從來不看紫微斗數，而是自成一派。」

楚音若此刻心中卻激動萬分，幾乎就要尖叫出來，然而，她只能忍住……在場所所有人中，不，這世上所有人之中，可能唯獨她，能聽懂玄華在說什麼。

「敢問王妃是什麼時辰所生？」玄華繼續問道。

「午時。」楚音若低聲道。

「王妃的上升宮位，在箭星。」玄華喚小廝取來紙筆，在紙上畫著圓弧，「箭星的女子，性情開朗，若遇憂鬱事，如過眼雲煙，從不放在心上。」

「是嗎？」端泊容看了楚音若一眼，似乎不太認可這樣的說法。

「先生再看看別的吧，」楚音若淺笑，「所謂相不單論，等先生把所有的宮位說全了，才算準確。」

「王妃的月亮宮位，在羊星，」玄華道，「羊星的女子，脾氣有時候不太好，性子較剛烈。但好在有秤星與箭星相佐，終歸也沒那麼糟糕。」

楚音若見端泊容忽然莞爾，彷彿他覺得這次說得還算準。

的確，從前的楚音若想來脾氣是不太好，常與他鬧彆扭，所以他不認可什麼性格開朗的奇談怪論。

「皇嫂覺得可準？」端泊鸞問道。

「極準。」楚音若頷首。

「皇嫂滿意便好。」端泊鸞頗為得意地道：「二哥，你現在該相信了吧？」

對，她很滿意，不是因為這個占卜極準，而是因為她終於知道，自己沒有猜錯。玄華，就是與她來自同一時代的人。

秤星，就是天秤座。箭星，就是射手座。羊星，就是牡羊座。玄華所說的，是西方的占星術。而從前的江明輝為了逗女孩子開心，也常常聊一些星座。

玄華就是江明輝，楚音若可以肯定。可是，他為什麼假裝不認識她？哪怕給她使一個眼色也好啊。

他看她時的模樣，完完全全是個陌生人。這究竟怎麼一回事？

幾位官員纏著玄華替他們也算算卦，酒過三巡之後，該問的也都問得差不多了，楚音若看到玄華離席，往後花園而去。

楚音若便對端泊容說她酒酣想出去吹吹風，也跟著出了花廳。她今天沒帶紅珊出來，只有兩個小婢隨侍，來到園中，她更是容易找了藉口將兩個小婢支開。

然而，玄華走得很慢，一陣風般，轉眼便不見了他的蹤影。楚音若左顧右盼，不由有些心焦。

「王妃——」

忽然，她聽見有人喚她。

回首望去，卻見月牙門下，站著一個僕婦打扮的孕婦，挺著個大肚子，半含淚半含笑地看著她。

這是誰？楚音若眼中不由透出迷惑。

「王妃，奴婢是藍繡啊！」那孕婦顫聲道，「半年不見，奴婢胖成這個樣子，王妃是不認得我了嗎？」

藍繡，她的陪嫁丫鬟之一嗎？怎麼會出現在這比南王府中？

楚音若當即清了清嗓子，故作驚訝道：「藍繡，妳怎麼……有身孕了嗎？我一時沒認出來。」

「想必紅珊已經跟王妃講了吧？」藍繡挪動步子上前道，「奴婢有個從小認識的哥哥在這比南王府當差，前陣子求了王爺將我許配給他，如今奴婢也在這府裏做活。」

「藍繡，妳還過得好嗎？」楚音若關切道，「有了身孕，一定非常辛苦吧？妳那

丈夫，待妳如何？」

「奴婢很好，」藍繡頷首道，「他如今也算這府裏的小管事了，奴婢跟著他，過得很安穩。」

「那便好。」楚音若心下舒一口氣，生怕被對方看出什麼端倪，「紅珊只說妳嫁人了，沒說是嫁來這比南王府，所以方才我沒緩過神來。」

「昨兒奴婢便聽說，陵信王爺要帶王妃來此做客，方才求了奴婢家男人，讓他從偏門把奴婢帶進來，就是為了見見王妃。」藍繡頗為激動地道。

看樣子，這藍繡也甚是忠心，雖然不該趁著她在水沁庵時擅自嫁人，不過女大不中留，也是可以理解。

楚音若上前拉住藍繡的手，生怕她大肚不便，一不小摔倒，如此和藹的舉動，讓藍繡更是心生感動。

「王妃……」藍繡忽然壓低聲音，「奴婢此次前來，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告訴王妃。」

「哦？」楚音若一怔，「何事？」

「陵信王爺身邊那位薄夫人，彷彿與比南王暗中有來往呢。」藍繡道。

「什麼？」楚音若愕然，「不會吧？妳……從哪裏得來的消息？」

「奴婢家男人每月比南王會派他給外面支出些銀子，都是給素來暗中幫比南王府辦事的人。」藍繡道，「有一回，我在街上撞見我男人，卻見他和薄夫人身邊的長婷在一起。等他回來，我旁敲側擊地盤問，才知道原來他每月都會給長婷支去二百兩銀子，說是長婷在替比南王當差。」

「這……」楚音若一時不知該如何判斷，「或許……只有長婷替比南王辦事而已？」

「長婷一個丫頭，能替比南王辦什麼？」藍繡搖頭道，「況且每月二百兩，可不是小數目，她一個丫頭，若真被收賣了，二三十兩便可打發。」

「所以，妳懷疑是她主子？」楚音若抿唇思忖。不得不說，藍繡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她們做下人的，對這些眉角，總是看得比較透徹。

「奴婢只是想提醒王妃，一切要當心，特別是這位薄夫人。」藍繡道，「奴婢如今不能在王妃身畔隨侍，又是擔心又是牽掛，只盼王妃安好。」

想必，從前的楚音若待下人不錯，所以這些丫鬟都忠心耿耿的。

「對了，藍繡，你們府中近日住著一位叫玄華的幕賓吧？」楚音若想起，或許這丫頭可以幫她一個忙。

「對對對，是位高人呢。」藍繡道，「王妃也知道他？」

「方才在宴席上見過他，給我算了一卦，還挺準的。」楚音若笑道，「可惜當著眾人的面，還有好多想占卜的事，卻不好意思問他……你也知道，比如夫君、子嗣，其實我都想再算一算。」

「明白明白，」藍繡連連點頭，「王妃是想再找他私下算一卦？」

果然是個聰明的丫頭。「不錯。」楚音若頷首。

「這不難，奴婢男人與他相熟的。改天王妃得空，傳個話來，奴婢叫我家男人帶

玄華先生與王妃一見便是。」

「那就說定了。」楚音若大為高興。

原以為她到了這陌生之境，等同絕境，誰知道卻還是有這麼些待她不錯故人，真可謂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不過，她得先費點心思，弄清比南王與薄色是否真有關係……

關於薄色，紅珊和雙寧並不比藍繡知道得多。思來想去，楚音若覺得大概從一個人的口中，或許能套出些端倪。

那便是端泊容。

薄色做為他的侍妾，再怎麼樣，他也會對她瞭解一二吧？不過這樣說起來，端泊容又不傻，在宮中成長，在朝中做事，哪裏就會被一個女人騙了？

自己是不是不必多管閒事？畢竟也不是端泊容真正的妻，他與端泊容就算鬥得死去活來，其實也與她無關。

楚音若雖有這想法，可終歸還是古道熱腸的人，又或許是因為好奇心，總覺得也不能坐視不理。

幾番猶豫之後，她還是來到了端泊容的書齋。一般他若回到府中，不去薄色房裏，便總在書齋裏坐著，處理些過年前堆積下來的公文。

楚音若端了碗雞湯前來，算是有個見他的藉口。

「王妃有何事？」端泊容見到她，似乎頗為意外。

也難怪，這兩口子大概自成親之日起，就沒怎麼說過話。她更不曾如此主動地前來親近他。

「覺得今天廚房燉的雞湯甚好，就給王爺盛了一碗。」楚音若淺笑，「想著王爺連日來辛苦，終歸要喝些滋補身體。」

端泊容看了看雞湯，端起來喝了一口，又抬頭仔細看了看她，方道：「王妃有話可以直說。這些雞湯與常日廚房燉的，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。」

「也沒什麼……」楚音若思忖著該如何開口，「只是那日回娘家時，娘親囑咐妾身要與王爺和睦，妾身想著身為妻子從前確實不夠溫柔，倒是讓王爺為難了。」

「夫妻之間不必講這虛禮，」端泊容亦微笑道：「本王從前待王妃也有些苛刻，王妃不必放在心上，只要今後咱們融洽便好。」

「娘親還叮囑妾身，要向薄妹妹好好學學。」楚音若索性道，「看著薄妹妹平素很受王爺喜愛，妾身總想像她一樣。」

「王妃當真？」端泊容一怔，眼中閃現一絲疑惑，「王妃從前可不會在乎這些。」

「既然要做好王爺的妻子，妾身當然要多加學習。」楚音若咬了咬唇，希望沒露出什麼破綻，「妾身從前在家時被娘親寵壞了，好多事都不懂得。」

「其實男女相處之道，也不必刻意去學什麼，」端泊容忽然話中有話地道：「王妃從前與我五弟不是也相處得甚好嗎？」

所以，從前她與端泊容的舊情，端泊容是知曉的？廢話，肯定是知曉的，否則哪

裏來的決鬥？

「王爺當初為何肯娶妾身呢？」她不由問道。

「當初？」端泊容沒料到她會問得這般直截了當，彷彿有些措手不及，但他很快鎮定下來，倒也坦言道：「當初母妃說要給我選一門親事，挑來挑去，也只有音若妳最合適。」

說到底，還是看中了她的門第。不過，這還是她第一次聽他喚自己的名字，「音若」，從他嘴裏吐出這兩個字，十分好聽。

「從前，妾身在宮裏讀書，王爺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妾身一次呢。」楚音若斟酌道。其實她也不太清楚這二人少時的關係，但依端泊容的性子，應該不會與她太熟絡。

「畢竟我比妳年長幾歲，」或許因為在閒話家常，端泊容也沒那般緊繃了，語氣變得輕鬆了些，「那時候也只當妳是小妹妹，看著妳與泊鳶他們玩鬧，我也插不上話。做哥哥的，還是得穩重些好。」

「那麼薄姬呢？」楚音若抓準時機，把話題帶到重點上，「她比妾身還小呢，怎麼王爺沒把她當成小妹妹？」

「她？」端泊容緩了緩神，回憶片刻道，「妳這麼說來，我還真是從來沒覺得薄姬年紀小，或許因為她出身寒微，比較早熟。」

「王爺當初選中她當侍妾，也因為她早熟？」楚音若試探地問。

「當初也是母妃按祖制，在我舞勺之年替我選了兩個侍妾，」端泊容道，「另一個早亡，只剩薄姬。」

這麼說，端泊容也不是非薄姬不可了？假如，換了一個女子當他的侍妾，只要乖巧伶俐，想來，這寵愛也不差吧？

唉，這跟她腦海中的故事實在也差太多了，她還以為薄姬曾是什麼淒苦女子，流落於江湖之地，偶遇陵信王，兩人一見鍾情，他不顧皇族反對，將她接入京中，萬般寵愛……好吧，是她羅曼史看多了，把一切想像得太過浪漫。

「妳今日興致真好，跟我說了這許多話，竟比這半年來說得都多。」端泊容似察覺出她的不對勁。

「妾身希望日後能跟王爺多說說話，」楚音若莞爾道，「總不能比薄妹妹說得少。」

「其實我從前也想與王妃多聊聊，」端泊容像是微歎道：「只可惜，妳似心中對我頗有怨懟，不願多語。」

所以，從前的楚音若是因為戀著端泊鳶，不滿這樁婚事，所以不想與丈夫和睦相處嗎？可若果真如此，在水沁庵中傷心得自盡又是為什麼啊……

這樁樁舊事，如簇簇謎團，讓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她正出著神，忽然聽門外的侍衛道——

「王爺，宮裏來人了，求見王爺。」

「這時候……是什麼人啊？」端泊容有些詫異，「可是母妃又派人送點心來？」

「是安公公親自來了，不太像是送點心。」侍衛答道。

安公公是雅貴妃身邊的管事太監，位階之高，平素從不辦瑣事。此刻已是黃昏，安公公親自前來，想必事情要緊。

「快將安公公引進來。」端泊容起身道，「本王就在書齋等他。」

「王爺既然有事，妾身告退。」楚音若很知趣地道。

「稟王妃，」門外的侍衛又道，「方才安公公說，也想見見王妃。」

「見我？」楚音若頗為錯愕，「宮裏的事……何曾與我有關？」

「安公公既然如此說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」端泊容看著楚音若，「王妃先留下吧。」楚音若迷惑著，終究是坐回到了原處。沒一會兒，侍衛便領著安公公來到書齋。只見安公公眉心有些倉皇之色，看來確是發生了大事。

「給王爺請安，給王妃請安。」安公公行了禮，「奴才奉貴妃娘娘之命而來，耽誤王爺王妃用晚膳，請恕唐突之責。」

「公公不必多禮，」端泊容道，「母妃有何吩咐？」

「回王爺……」安公公看了身後的侍衛一眼。

侍衛立刻會意地退出書齋，並緊緊關上了門。

「此刻就剩本王與王妃，公公有話儘管說。」

「回王爺，正月十五祭祀所用的盈月璧……忽然不翼而飛了。」安公公顫聲道。

「什麼？」端泊容凝目，「怎麼會？那盈月璧，不是一直由母妃妥善保存的嗎？」

「正因為如此，娘娘才著急呢，」安公公一臉不安，「也不知是何人想陷害娘娘，盜走了那盈月璧，皇上若知曉此事，一定會責怪娘娘保管失職之罪。」

盈月璧，皇室月圓之時必用的祭祀聖物，聽說是一塊圓形的美玉，象徵著人月團圓之意，從蕭國開國之初便有了，本是德肅皇后的陪嫁之物，後來世代相傳，直至本朝，因端泊鸞之母故去得早，由雅貴妃代為掌管。

「此事應該快快追查！」端泊容道，「本王立刻進宮去見母妃！」

「王爺，離正月十五只有兩天，就算是追查，怕也來不及了。」安公公道：「娘娘的意思是，請王妃幫忙。」

「我？」楚音若再度一頭霧水。

這盈月璧與她有什麼關係嗎？她所讀到的書冊記載中，彷彿並無相關啊……

「王妃大概是不知道，」安公公解釋，「當年德肅皇后的娘家打造這盈月璧時，是將一塊美玉一分為二。另一半也打造成一塊圓玉，但璧中有瑕，所以不能與盈月璧相比，不過也算玉中極品了，命名為嫦娥璧。後來德肅皇后為表恩典，將嫦娥璧賜給了宣愷侯一族。」

宣愷侯？那不就是……永明郡主的曾祖父嗎？

「所以，這塊嫦娥璧如今便在王妃的母親永明郡主手中，」安公公道，「還請王妃能回太師府一趟，暫借嫦娥璧一用。」

「公公的意思是……」楚音若恍然大悟，「要用嫦娥璧代替……」

安公公點了點頭。

「此法雖然可行，」端泊容頗有猶豫，「可若被人發現，便是欺君之罪。」

「嫦娥璧與盈月璧差不了幾分，除了一處微瑕，不近看看不出來。」安公公道，

「這也是無計可施了，才出此下策。」

「這……」端泊容沉吟半晌，終於對楚音若道：「那就勞煩王妃回太師府跑這一

趟。」

「王爺既如此說，妾身照辦就是。」楚音若答道。

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……楚音若在心裏猛歎氣，她一個普通現代人，哪經歷過這種事，參與到這不知是宮鬥還是朝鬥之中，就像個電玩白癡去打遊戲，最先死掉的一定是她吧？

不過，現在有什麼辦法呢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了。

Crescent